

攻击

攻击

再攻击

四川文艺出版社

《解放军文艺》报告文学选

攻 击

攻 击

再 攻 击

dangdai
baogao
wenxue
congshu

● 四川文艺出版社

目 录

DE07/19

多元地报告时代信息（代序）	范咏戈	1
“少校”和他的团队	张嵩山	6
军中好男儿	王文杰	35
祖国，我为你燃烧	郑赤鹰	71
活 力	任斌武	125
把太阳高举过头顶	刘立云 黄齐国 段达球	171
裂 变	钱 钢	214
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	刘亚洲	240
攻击，攻击，再攻击	刘亚洲	268
罗瑞卿将军蒙难记	大 鹰	333
沈醉和他的小女儿	黄济人	383

多元地报告时代信息

(代 序)

范咏戈

凡是常留意于《解放军文艺》的读者便不难发现，近年来这个刊物逐渐以报告文学形成了自己的“拳头作品”。从《河那边升起一颗星》到《“蓝军司令”》，从《“两用人材”的开发者们》到《在这片国土上》，以及这本《攻击，攻击，再攻击》（1984年《解放军文艺》报告文学选）中的许多篇什，都曾不胫而走，成为读者争相猎获的目标。有了这样一些“拳头作品”，《解放军文艺》增加了它在时下庞大的刊物群中竞争的活力，扩大了它在军内外读者中的影响。

一种文学体裁的兴衰常取决于读者合作的程度。合作，是以一种审美的心理方式进行的。生活在今天这个大时代中的每个人，大都处在一种经常的亢奋状态中：有时哪怕短短几

行关于改革的报纸新闻都会引起一阵不小的激动。若用“思改若渴”四个字来概括这种亢奋状态，那么这也正是当代绝大多数中国人精神的、审美的心理。如果有那么一些作品既能及时满足人们对改革信息量的需求，又能给这些信息披上感性（文学）的外衣，便会最大限度地掌握读者；如果创作者不断完善体裁本身，使之愈来愈便于释放日益膨胀的时代内容，那么这种体裁就会崛而起之。我以为，这是今天任何一个作者和编者都不得不研究的“读者学”。而我在读过《攻击，攻击，再攻击》后，于可见的文字之外，得到的正是这样一种强烈的读者学意识。

这种读者学意识表现为作品选题的趋时，和拥有愈来愈显明的形式感。

《祖国，我为你燃烧》把目光投向祖国大地上发出过洪钟大吕吕时代音响的地方，是继李延国的《在这片国土上》之后，在《解放军文艺》上出现的又一篇人物辐凑、场景开阔、布局繁复的巨幅写真。通过报告壮人心魄的同步卫星发射，使读者从我国航天队伍三代人的风采中领略到一种巨大的时代豪情。写具有全景品格的报告文学，容易写出从一个侧面去反映宏大事件的报告文学所不及的份量，因此这种努力是值得提倡的。但就这篇作品来看，立意宏大和素材不足的矛盾却比较突出，一旦过多地凭借虚的生发，作品就难免给人以不够厚重之感。这可为写全景式报告文学之一戒。而从较小的幅面去输送改革信息的作品《活力》、《军中好男儿》、《“少校”和他的团队》却能够把笔触探到生活激流深处，提出了对时代和读者来说不失为重大的改革思考题，牵

动着读者的视听。无论是南京部队某部那场由于干部制度改革形成的冲击波，还是越过盘压的石头生长起来的纪检干部石生才，或是敢立军令状的好连长熊家文，以及颇有现代军人风采的张佑侠语警四座的谈吐，都给人们“思改若渴”的心情带来某种程度的平衡，能使人在付出一定的阅读时间后得到相应的报酬。

作者们接受当代生活的信息反馈时，甚至还收听到来自大洋彼岸的遥远讯号。作为一个军队作者，刘亚洲对风云变幻的现代国际战争投入了更多的注意。他的国际题材报告文学早已自成一格。这里选的《攻击，攻击，再攻击》和《关于格林纳达的对话》都绘声绘色，勾魂摄魄。读罢，仿佛以色列突击队偷越五个国家、航程四千里去恩培德机场营救被劫人质的“大力士”机群的轰鸣声犹在耳畔，尼日利亚总统对此事的评价：“我只有一种感觉，极度震惊。这个事件告诉我，在这个地球上没有一块绝对安全的土地”余音如长鸣之警钟；又仿佛仍被古巴“借调干部”苏菲娅姑娘在输出革命惨败后的去向揪着心，禁不住去和作者的一段议论“对号入座”了：“他们发现，今天要重演当年的胜利太困难了，他们面对的再不是窝窝囊囊的装备极差的敌人和尚未开化的氏族部落人，而是拥有世界最先进技术和武器的美国人。他们一直被教育不要害怕那些家伙，但仅仅不害怕就能克敌制胜么？”说作者写出了两篇名副其实的“现代战争启示录”，恐怕不是对它们过分的评介。

我觉得，这本集子里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裂变》。当比较多的报告文学作者目光胶着在生活中那些三中全会路线的

“翻身户”时，钱钢却选择了“文革”中当过四届人大代表的“南京路上好八连”前任指导员作为向读者传递时代信息的对象，本身就表现出一种勇气。《裂变》通过报告王振华从“左”的苦水中得到解脱，从“历史深处”走出来成为变革时期的“现实人物”，既了却了关心他们命运的亿万读者心头的一桩“悬案”，同时将人们引向深沉与痛切的思考。作品写出了报告文学不易多得的历史纵深感，因而显得特别可贵。

报告文学是新闻与文学联姻的产儿。如果把新闻比作它的父体，文学比作它的母体，那么它还是一个更多地汲取了文学性特征的产儿。新闻性——决定了报告文学从本质上说是属于一种同步文学体裁。正如高尔基说的：“特写有自己的特点。它可以说是近距离战斗的快枪，它和长篇小说——适于远距离战斗的大炮不同。”报告文学的存在是为了给读者以文学性的新闻。如果报告文学一味向传记文学靠拢，过分垂青于“城南旧事”，确实会产生人们那种轻骑兵将会变成辎重兵的忧虑。幸而《攻击，攻击，再攻击》这个集子没有使我们产生这种忧虑。

今天，经济走向多样化，教育走向多样化，社会生活的一切日趋多样化，很难再用某种“严格划一”的艺术规范满足读者多元的视听要求。报告文学在渴望了解新近发生的各种“大事”的同时，也需要接受各种“花边信息”。包括一些名人轶事、秘闻真相、演员生活和工作经历……只要作者不故作媚俗之笔，能消遣、解颐、娱目，读者这种正常的欣赏要求是不应被拒绝的。同时，今日之一切严肃文学的作

者，确也面临一个如何将严肃文学写得通俗化的问题。沈醉著的《我这三十年》一书的累计印数是一百零四万七千，这是一个被社会承认的，不容忽视的数字。本书里的《罗瑞卿将军蒙难记》、《沈醉和他的小女儿》正照顾了读者对报告文学另一个层次上的需要。而一家文学月刊一年之中发表的报告文学作品能够选出这样一本题材多样、风格迥异、雅俗共赏的集子，这件事本身就说明了作品的撰写者和组织者的识见。我作为一个和其中大多数作者、编辑相熟的读者，为此感到高兴。同时写下上述零感。现在，《解放军文艺》已有几个坚实的报告文学作者，我深信只要沿着《攻击，攻击，再攻击》已经走通的路子坚持走下去，必有高致。

“少校”和他的团队

张嵩山

《军情通报》：……老山是掩护松毛岭的重要制高点。松毛岭由八座山峰连成一线，东挽老山，西镇滇越边境的船头，形成天然屏障。敌占我松毛岭，可直接火力威胁我境内几十平方公里的安全。

楔 子

我来晚了。

当我昼夜兼程赶到滇越边境，松毛岭之战已经结束，硝烟正在暮霭中飘散，晚风里满是火药的辛辣。在炮击与厮杀中战斗了一天的松毛岭，也渐渐安静下来。

“欢迎你。我是团长张佑侠。”

靠近松毛岭主峰的B团指挥所门前，从绿色伪装网下的人群里挤出个大个儿，向我伸出了粗壮的手。

他就是张佑侠？我打量着这个收复松毛岭的主攻团团长：阔面大耳，体高白胖，平头，黑发桀骜不驯地陡立着，赤着上身，穿一条白底红花的大裤衩，光着脚丫趿双海绵拖鞋；每隔几分钟，就下意识地搓搓胸脯上的泥。

“对不起，这样迎接客人太不礼貌。”张佑侠朗声笑着，“越军要是知道中国军队的团长，穿着花裤衩指挥部队打败了他们，非气晕过去不可。”

他有一副话剧演员的共鸣极好的嗓子，洪亮浑厚而具魅力。他递过支烟：“抽。‘云烟’，世界第一。”

我们在小马扎上坐下。他派头十足地跷起二郎腿，说：“作战环境中一般不便接待记者，怕安全没保障。我要，有多少统统上我这儿来，有吃有住。我手下壮士逾千，几个记者的安全还保证不了？瞧我这隐蔽部。”他用大拇指向肩后戳了戳。

这是一座依山构筑的战地工事。拱形水泥预制板上铺两层圆木，圆木上垒三层泥包，泥包上被覆着近一米厚的土层。隐蔽部的门上，垂挂着厚重的遮光帘。

“重磅炸弹直接命中也塌不了。战斗最激烈的时候，就有七个记者在这里。我就是新闻发布官。哈哈，你这次……不许虐待俘虏！”张佑侠说着说着，突然向我身后大吼起来。

一只从越军阵地上抓回来的公鸡，赤冠金喙，羽毛斑斓，瘦小却异常凶悍。有个战士从它身边过，它抖毛乍羽，不顾

一条腿还拴在芭蕉树上，跳起来就啄。战士拎起它的腿来，正要用巴掌搨脑袋。听到张佑侠吼，才放了它，悻悻地骂道：“你们三一三师都不是对手，你这小畜牲还敢猖狂。”

“这么傲气。有本事今晚去给我抓个舌头回来。”

“只要你下命令。”

张侠佑默默地盯着这个战士，那样儿是凶狠的，可眼神里却飘逸着温柔的光。许久，他才点点头：“嗯，象个军人。”

就这样，我认识了张佑侠和他的战士们。

约米尼集一生征战之经验，深感：“军中应该具有一种内在的纪律，一种劲气内敛的精神……”

越南军队侵占中越边境我方一侧的老山、松毛岭一线，用五年时间，构筑了永久性据点群，形成对我边境居民生命安全的直接威胁。我边防部队某师决定使用A、B团，向老山和松毛岭之敌同时发起攻击，一举收复边山。

师长召来A、B二团团长下达战斗任务，末了叮嘱说：“这次战斗，我们给你们当参谋，指挥权下放到团。我们也搞责任承包，军人叫‘委托式指挥法’。如何打，你们自己研究方案报师里，看你们哪家打得好。标准嘛，十二个字：打得快，伤亡小，捕俘多，战果大。”

两位团长相视一笑，步出师指挥所。握别时，两人几乎同时恭维对方：“老伙计，看你的了。”其实各人心里都在说“看我的”。这两位团长是该师少壮型战将，一样的血气方刚，一样的韬勇兼备。两个团平时就擐着膀子干，如今要真刀真枪地去厮杀，自然更是谁也不肯落后了。

四月二十七日晚八时，B团悄无声响地隐入越来越浓的夜色里，以小群多路，向心突击的态势，从六个方向朝敌核心阵地——松毛岭主峰推进。

而此时号称“英勇决胜连”的松毛岭守敌，正向上司拍发电文：中国军队活动正常。

B团指挥所隐蔽部里烛光通明，映出壁上的大幅战斗方案和铺在搭起的门板上的军用地图——一个缩小了五万倍的松毛岭战区。十部单机同时在通话。在这个共鸣很不错的隐蔽部里，为了让对方听清自己的声音，那些一手捏着话筒，一手记录、标图的股长和参谋们，不得不一个赛似一个地扯着嗓门呼叫。整个隐蔽部象个没调准频道，音量却又旋到最大位置的立体声音箱。

室内烟雾腾腾。张佑侠面向地图，腰板笔挺地坐在小马扎上，一副老牌行伍军人的做派。他正听一个参谋报告：“一营还是没有联络上，已经六个多小时了。”

“不管他们，误了我的战机，我只好挥泪斩马谡了。”张佑侠用标图尺敲打着图板：“六连到了什么位置？”

“六连联络也中断了。”

“见鬼，这都打的什么仗！总攻就要开始了，主攻连还

不知在哪儿。笑话！通信股长，用电台吹风，和六连联系一次。”

这是紧急情况下使用的联络方法。张佑侠凶狠地蹙起眉头，样子显得很老成。

军队使人早熟。其实他才三十三岁，全师最年轻的团长。爱玩：喜欢足球和音乐。爱跟人讨个字画。欣赏豪放的诗：“男儿何不带吴钩，收取关山五十州……”“此去泉台招旧部，旌旗十万斩阎罗……”他还与人合作构思过电影剧本，但慷慨地让别人去出名。

每逢节假日之前，或有什么重大行动，他电话就多。

——“独眼儿，我是胖子。”近半夜了，他抓起了电话。那个明显一眼大、一眼小的好友在电话里直嘟囔：“干什么，干什么呀你！人家都睡了。”“听着，明儿一早去打猎。我在老地方等你。”

——一个连长挂电话找到他：“‘少校’，我是‘中尉’。要打仗了，明儿咱们再划次船吧？野餐的东西我准备好了，把你的‘五粮液’带上……”

新换装的摩托车到了。他叫住特务连连长：“摩托质量怎么样呵？”“质量当然……哦，我明白了。”三分钟后，一辆崭新的摩托在他面前刹住，驾驶员一偏脑袋：“上车吧，团长。”“我会开摩托的时候，你小子还不认识这玩艺是驴是马呢。滚车斗去。”他跳上摩托车，一拧油门，飞驰而去。

团里干部战士都服他，戏称“少校”，背地里叫他“巴顿”。他参与组织指挥过攻打老街的战斗和军区诸兵种合成作战演习，满脑子填的是战术。广读兵书，子夜不寐。他先

后写过《坦克分队在亚热带丛林地区的作战》、《步兵训练方案》等战术训练教材，里面渗透了他自学的心理学、管理学、信息学和运筹学知识。总参一位来检查工作的领导看后惊喜不迭。

千军易得，一将难求。张佑侠到B团一上任，就演了一场从严治军的好戏。大搞训练改革：用反坦克雷扣过来打地堡；革新火箭开辟器；亲自肩起无后座力炮进行超性能试射。

因为是军人世家？打十六岁上投笔京华，从戎边防，“傲”的评语，影子似地跟了他十七年。他多次做过“规避动作”，但摆不脱，甩不掉。去他的，张佑侠就是张佑侠！嘻笑怒骂，不媚不谄，生就胆汁质型。

战前，张佑侠还是那么“傲”。

师长问：“两个小时能不能拿下松毛岭主峰？”

“四十分钟。”他眼眨都不眨一下。

他多次着便服秘密察看过松毛岭一带的地形，看一回骂一回：“妈的，中国军人在自己的领土上看地形还要穿便服，太耻辱了。”他盼着什么时候能军容齐整地站在祖国的边境线上，这一天已盼得太久，两个小时拿下主峰，他等不及。

这一天终于来了。

参谋长揉揉因熬夜而干涩的眼窝，说：“团长，团炮群准备完毕，师炮群的大口径炮主要用在老山方向。”

“没有大口径炮，我也要照样打赢这一仗。”

一个参谋兴奋地喊起来：“六连报告，他们已按时占领冲击出发阵地。”

“好。”张佑侠“呼”地站起来，搦得图板上烛光摇动。“只要六连这把牛耳尖刀准时捅出去，我全盘皆活。”

张佑侠快活起来：“作训股长，现在二营秘密穿插已经没有什么意义了，命令他们立即开始强行穿插，加快速度，把敌人退路堵死，我要全歼这个‘决胜连’。”

他端起茶杯，咕嘟了一口浓茶：“这‘滇绿’味道不坏。哎，我说弟兄们，你们声音都轻点好不好，别这么大声嚷嚷，打个小仗用不着忙成这样。”

这个战地的中枢神经显得松弛些了，人们伸伸懒腰，有谁很响地打了个哈欠。忽然，有个股长攥着话筒呼叫：“一营，一营，我听见了……嗯嗯……”

张佑侠急步上前：“在什么位置？”

“距离冲击出发阵地还有五百米。”

四个小时的路程，一营走了整整一夜。“啪”，张佑侠一拍图板：“统帅无能，累死三军。”

一营失策了。

团指挥所命令他们顺大路推进，可他们想早点赶到冲击出发阵地，就听凭两个年轻侦察兵带路走小道。走了大半夜才发现路带错了，方向整偏出四十五度去。这时教导员身上的指挥机天线又不知在哪片树林里刷掉了，没法向指挥所报告。营长赶紧校正方向，挥师向南。

这一偏一正，体力消耗就大了。又加上山越爬越陡，树林、荆丛、茅草，象参差不齐的墙一道道横在面前，全靠尖刀排刀劈人压，开辟出条通道来。队伍里有人在扔干粮，扔水壶，以减轻负重；有人开始掉队、晕倒……

人的体力有个极限，一营指战员此时就达到了这个极限。然而在某些场合，体力又具有极大的弹性。

随着两发红色信号弹飞上夜空，极度疲惫的队伍一下振作了。无数条金蛇狂舞，无数面天鼓猛擂。总攻的炮击中，仿佛神来之力，瘫软在地上的战士一抹嘴，跳起来就向高地上猛跑。“死也要死在高地上，冲呵——”一营，这支拖不垮的队伍，嗷嗷叫着，潮水般涌向山头。

与此同时，接到强行穿插命令的二营，如同汹涌的山洪，顺山沟卷过九十八号高地、九十六号高地、四七四号高地……

越军发现了，四个高地同时实施凶狠的火力拦阻。一团团浊黄的爆烟，在二营的周围升起，山沟里回响着恐怖的啸音，子弹密集得连机敏的田鼠也难以躲过。

历史，出现了惊人的相似。

一九七九年自卫还击战中，二营也担任穿插，半路上被敌人发现，一顿炮火砸过来打乱了建制。战士找不到班长，连长找不见排长，营指挥员事先没有预案，临危处置无力，穿插宣告失败。

胜败本是兵家常事，可失败毕竟是军人的耻辱。这个不光彩的包袱，二营一直背了五年，昆明、信阳、石家庄等地步兵学校的教员，对这次失败的战例也讲了五年！台下就坐着二营去的学员啊，他们脸红得象被人猛抽了一顿耳光。

张佑侠颇通用兵之道，这次又把穿插任务交给了这支曾在穿插上跌过跟头的队伍。二营鼎沸了，逐级誓师，层层请缨，喋血复仇的怒火在每一双瞳孔里燃烧。全营反复进行穿

插演练，营区到处摆开沙盘，骨干熟悉战场地形，战士明确攻击目标，做好了多种意外情况下的战斗准备。果真是艺高人胆大，有备而无患，此刻，二营顺利冲破敌人的封锁，创造了秘密穿插改为强行穿插的成功战例。

教导员戴钱鑫习惯地从兜里摸出支烟来，忽然想起了她，闻闻，又放回兜里。

他十几年没抽烟了，重新开戒是部队接到作战任务的那天。因为那天同时也接到上级的指示：所有来队探亲家属，必须明日以前离队。当时全营有十几个来队家属，有的刚刚下火车。他的妻子患美尼尔氏综合症，也正躺在招待所里。是晚，妻子病情加重了，他守在床边，望着昏睡中妻子苍白、憔悴的面容，他的心揪紧了。

这个体魄魁伟，爱举重，会拳击，且踢得一脚好足球的汉子，曾在爱情上连吃败仗。那年回上海休假，亲朋好友们先后给他介绍过三个姑娘，为约会他几乎坐遍虹口公园的绿色长椅。遗憾！姑娘们都嫌他是从西双版纳建设兵团入伍的，怕他转业回不了上海……

阿芙罗狄蒂与战神生分了。

又一年后才认识了“天南海北都跟他去”的她。

那时她多年轻呵，额头玉雕般光洁，面颊可人的红润，活泼得象个快活神。短短几年，孩子、家庭就把她拖累得恹恹寡言，可她从不诉苦，默默地支持他扑下身子守边防。他进步了：嘉奖，立功，先进党员，模范指导员……她却过早地衰老了。

他让通信员找来盒烟，闷着头抽开了。